

共軍近期向美國傳達 「軍事威懾」的意涵

空軍上校 洪銘偉

提 要

- 一、嚇阻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理論，亦為國家對外經常使用的策略。自2024年9月下旬起，共軍實施多次軍演，目的是向美國傳達不要誤判中方的軍事實力，警告美軍勿輕易動用武力干涉臺海衝突。
- 二、中共的政治目的希望美國改變政治立場；從「不」支持臺獨到「放棄」支持臺獨。但是軍事力量所能傳達的嚇阻，不能完全包含更高或更多的層次。
- 三、當前國際環境，美「中」使用核武作為報復的機率甚微，但在外交、經濟、科技的競爭激烈，美國要的各项目標都與政治退讓(放棄支持臺獨)緊密相連。
- 四、中共傳達的軍事信號，只能讓美國明白，用軍事介入臺海衝突可能遭到重大損害，至於是否放棄軍事干涉，可能需要進行更多的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涉，而非單以嚇阻手段即能達成所望之目標。

關鍵詞：軍事演習、嚇阻戰略、軍事威懾、反介入/區域拒止、第一、二島鏈

深具意涵。

前 言

中共自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即強調「槍桿子出政權」，特別重視軍隊必須為中國共產黨而服務，也就是說共軍須無條件的為政治而服務。所以，共軍從事任何非戰爭軍事行動(包含火力展示或軍事演習)，都具有深沈的政治目的。¹尤其，針對美「中」在西太平洋地區對抗情勢日益嚴重，共軍的一舉一動都對兩國的競爭

2024年為美國總統大選之年，為能使華府於選後對共軍的實力有較為明確的認識，自2024年9月以來在西太平洋地區，共軍展開一連串的武力展示與軍事演習。廣義的目的是要實踐其既訂「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 Access/Area Denial)的戰略目標；針對美國或外部勢力不要干涉臺海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議題；²狹義的目標是針對美國新政府對在太平洋的整體

1 麥克雷諾茲(Joe McReynolds)著，黃國賢譯，《中共軍事戰略演進》(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Strategy)(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20年)，頁285-288。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Version 1.0 (Arl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p. 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情勢有新的認識。11月6日美國總統大選後，川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宮再度成為美國的新總統。由於中共高層判斷美國新政府對臺海問題可能出現錯誤認識，因而採取軍事操演及火力展示，讓川普及新政府菁英重新認識中共的軍事能力，以及介入臺海衝突的風險性。

從共軍所展示東風-31AG洲際飛彈的全射程射擊過程分析，共軍的主要目的是要告知美國其已有可以打擊到美國全境的飛彈以及核打擊能力。³另外，在10月中旬在南海地區展示的雙航母實兵操演，⁴除了展示其航空母艦的性能與軍事力量外，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空兵力已可遏制美軍從第二島鏈向第一島鏈的增援，意味著臺海地區若發生戰爭，美軍若以海空兵力介入，將會遭受到共軍海空兵力的痛擊。顯而易見，共軍向美國傳達了強烈的訊息，美軍是否敢於與共軍「硬碰硬」的軍事對峙。尤值國人重視的是，「聯合利劍2024-B」的軍演表明其有能力，對臺灣各重要港口進行海、空封鎖，⁵美軍若想介入，其成本付出必然大增。

從川普自2017-2020年間擔任美國總

統的施政經驗來看，川普是一個交易型的領袖，又是一個不喜歡讓美國捲入戰爭的領導人，其處理國際重大衝突事件時，有兩項特色：儘量不要讓美軍捲入戰爭之中、運用嚇阻策略製造交易標的，讓美國從中獲利。由共軍上述的軍事演習與火力打擊，可見中共高層是想藉由軍事力量展示，主要告知華府以軍事干預中國的內政、主權與領土事宜將會得不償失。有關介入臺海衝突可能付出的成本，都是中共想要利用軍力展示傳達嚇阻的意涵。基於川普的領導特質，中共在其入主白宮之前，採取先下手為強的策略，亦是運用「嚇阻」及「交易」的思維來應對美國，在兩岸問題上可能出現的反應或採取之措施。

事實上，傳統的嚇阻戰略是建基在具強大的軍事力量上；尤其是核武打擊能力，使對手必須仔細評估成本與風險，使相對力量平衡的對手放棄原先的意圖，或停止對我方的進犯，此種策略易使相對力量的國家(例如美國與中共)形成力量平衡或受到制約。⁶從嚇阻理論分析中共採取一連串的軍演及洲際導彈試射，其目標都

3 楊太源，〈共軍火箭軍向西太平洋海域發射東風-31AG型洲際飛彈意涵〉，《中共研究雜誌社》，2024年9月27日，〈<https://iccs.org.tw/NewsContent/254>〉(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4 Reuters, "China's PLA navy perform first dual aircraft formation exercise i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November 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chinas-pla-navy-perform-first-dual-aircraft-formation-exercise-south-china-sea-2024-11-01/>〉(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5 Dzirhan Mahadzir, "China Targets Taiwan in Major Military Exercise, Pentagon Condemns 'Irresponsible' Action," USNI News, October 14, 2024, 〈<https://news.usni.org/2024/10/14/china-targets-taiwan-in-major-military-exercise-pentagon-condemns-irresponsible-action>〉(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6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2期，2002年3-4月，頁23-24。

是為了制約美國不要在臺海問題上，作出錯誤的判斷。為能與美國在軍事力量的博弈上獲得平衡，中共現正努力的進行佈局以創造有利之戰略態勢。基此，本文研究目的有三：首先，從嚇阻理論，分析中共軍事演習與軍力展示所具之意涵；其次，分析共軍藉軍演所欲達到的政治目標為何；最後，研析中共對美國嚇阻可能出現的風險。藉由上述之目的，希能深入理解嚇阻理論及中共軍演、展示軍力的戰略意涵。

制止性嚇阻的理則與實踐成功的要項

傳統嚇阻理論是二次大戰後的戰略理論，主要建立在核子武器所可能產生對手心理威懾的效果，強調國際安全係根植於國與國之間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論點。⁷是一種影響敵國決策的行為，其功能在於逼迫對手進行利益與威脅的評估，影響對手的心理狀態從而造成在制訂決策時出現壓力，著眼於對峙雙方出現和平穩定的狀態(status quo)，而不致出現軍事衝突或爆發戰爭。⁸由於嚇阻戰

略的本意即是在防止衝突或戰爭的出現，為達成上述目標必須使用各種手段告知對手，提醒對方可能會出現的後果，因後果出現會出現無法承受的不堪下場，因而不會採取貿然決定或採取不理性的舉措。因此，嚇阻戰略的使用通常的結果，會出現「戰爭」或「和平」兩種結局。

一、傳統嚇阻戰略的邏輯

嚇阻戰略理論的風起雲湧時期為1950-1960年代，隨著美蘇軍備競賽的擴大；各種輸運載具及核武器數量的大量增加，嚇阻理論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大量發表。基本上，傳統的嚇阻的概念是架構在冷戰時期所形成的美蘇兩極體系的二元性(duality)，因為美蘇的軍事能力與核武數量始終處在伯仲之間，兩強所產生的誤解與誤判的可能性較低，因而雙方所採取的嚇阻戰略都較能達成遏止戰爭爆發的效果。⁹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冷戰時期的兩極國際體系，在結構上處於穩定與安全，¹⁰也利於美蘇兩國使用嚇阻戰略。同樣的，美國學者華茲(Kenneth Waltz)認為國際間的權力平衡有利於國際局勢的穩定。¹¹可見，

7 Kenneth Waltz, "The Emerging Worl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44-47.

8 Richard Ned Lebow, "Deterrence: A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Critique," in Paul C. Stern, Robert Alalrod, Robert Jervis, and Roy Radner, ed., Perspectives on Deter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5-31.

9 Glenn H. San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51-454.

10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December 1990, p. 14.

兩極體系的權力結構對擁有核子武力的大國而言，其所形成的是一種結構性的嚇阻，亦是一種恐怖性的權力平衡。

雖然，美國學者謝林(Thomas Schelling)認為嚇阻可分為事前嚇阻(deterrence ex ante)及事後嚇阻(deterrence ex post)兩部分。兩者是相互連貫主要傳達給被嚇阻者，嚇阻者確實具有報復的能力及有使用武力的信用度，使對手相信如不遵守嚇阻者的規定，會付出極大的代價。¹²謝林的見解仍是架構在兩極體系的框架中，國際體系也提升了嚇阻可能實現的機率性，因為在兩極對立的權力架構中，渠等進行的軍備競賽使衝突所付出的成本不斷增加，所引發戰爭及衝突的機率卻是往下降。然而，嚇阻能力的效益也刺激了弱後國家(例如北韓)意圖發展報復性武器，增加了戰爭衝突發生的機率。¹³增加嚇阻能力導致軍備競賽加劇，嚇阻國的目的即是要讓被嚇阻者失去平衡，衝突爆發的機率往往出現在權力失衡或某一方領導者誤判所造成。

傳統性嚇阻能夠成功的基礎建基在兩項要素：武力使用的信用度、對手心理畏懼的效應，兩者之間需相互作用，較能使嚇阻產生效用。傳統嚇阻的運用又可依其積極性或消極性，可將嚇阻視為「目的

型」的傳統嚇阻，及「工具型」的傳統嚇阻。嚇阻者若視為「目的」並將其應用在對敵的政治領域上，它具有強烈的攻擊或侵略之意涵，主要以屈服敵人並獲取更大的權力或利益。相對的，若將嚇阻視為「工具」，則是為降低戰爭或衝突的出現，目的是為獲得安全。所以「目的型」與「工具型」的差異，端視嚇阻者想要從對抗中獲取多少權力為標的。

二、嚇阻戰略與有限嚇阻理論

冷戰期間嚇阻戰略被廣泛地使用在美、蘇兩強的博奕之中。兩國領導人對於嚇阻戰略的運用，可謂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境地。冷戰即將結束之際，強權國家(不僅美、蘇還包括崛起的區域強權國家)當面對區域衝突、人道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時，也會運用嚇阻手段威懾對手。嚇阻戰略逐漸朝向有限嚇阻的方式轉變，有限嚇阻更常被相關決策者和國際組織採用，亦多次在國際間出現重大的衝突與危機處理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¹⁴美國學者費雷德曼(Lawrence Freedman)提出「戰略性壓制」(strategic coercion)的概念，實為嚇阻戰略的延續。費氏認為所謂的戰略性壓制乃決策者謹慎而有目的地使用明確的威脅手段，以期影響對手的戰略行為。

¹⁵學者雷傑英(William S. Langenheim)認

1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 99-101.

12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ch. 2.

13 Samuel P. Huntington,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Conventional Retali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3, December 1983, pp. 36-37.

14 〈書評：冷戰後強制外交在國際政治中的運用〉，《國際政治》(北京)，2008年第3期，2008年3月，頁33。

為：

「有限嚇阻策略之所以常被強國使用，主因決策者面臨危機與衝突時，只須適度地展現軍事力量，以降低對方可能使用武力的方式，再配合外交談判、協商等手段，維護其國家利益。透過軍事、外交與心理等交互的作用，有助於危機解決後，而且在事件後兩國的關係仍可維持與恢復，此點是傳統嚇阻戰略所無法達成的效果。」¹⁶

運用有限度嚇阻戰略時，嚇阻方最好能先取得動武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才不會遭受國際社會質疑有「侵犯他國主權」之嫌。一般而言，在必須使用武力之際，嚇阻方通常會先採取「示範性」(exemplary)或象徵性(symbolic)的武力展示，嗣後會依狀況的危急程度，採取有限度的軍事行動，以勸說對手放棄不友善的行為和舉動。¹⁷否則使用武力的風險往往會伴隨國際政治干預氛圍的升高，逐漸降低大國使用有限度嚇阻的優勢條件。

三、拒止嚇阻戰略的應用邏輯

「拒止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屬於傳統嚇阻中較為消極，且視其為「工具」性質的嚇阻理論。美國學者史耐德(Glenn Snyder)提出不同於謝林及米爾斯海墨的觀點，他指出「嚇阻是種勸阻力量，而非強制或脅迫力量。」¹⁸此外，他將嚇阻可分為「懲罰性嚇阻」(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及「抵制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等兩種。前者意圖強迫對手須屈從於我方的要求下，否則將得到嚴重的懲罰。後者則強調設法減少挑釁者的挑戰，降低挑釁者的攻擊所能得到的收獲，以求使敵人感到得不償失或無法達到其目的，進而放棄攻擊意圖。¹⁹懲罰性嚇阻則是進入核子時代後，因核武的巨大毀滅力，才發展出的嚇阻概念，強調施予挑釁者難以忍受損害程度的懲罰報復代價，而制止其攻擊意圖，因而懲罰性嚇阻主要依靠戰略核武之能力。²⁰拒止性嚇阻主要依靠為傳統武力，此乃核子時代之前嚇阻的傳統方式，強調實戰能力及

15 Lawrence Freedman, *Strategic Coercion: Concepts and C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5-36.

16 William S. Langenheim, "Give Peace a Chance: First, Try Coercive Diplomac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4, no. 4, September, 2002, p. 50.

17 Alexander L. George, "Coercive Diplomacy: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lexander L. George & William E. Simons, ed.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2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10.

18 Emphasis added.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Use of Force*, ed., Robert Ar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p. 31.

19 同上註。

20 李明主編，《國際關係》(臺北：前程出版社，2018年8月)，頁126-127。

打贏敵人來完成嚇阻目的，不完全主張應以核子力量作為威嚇對手的軍事力量，反而是採取建立強大防禦性質的力量為主，目的是使敵人在有意妄啟戰端之前，意識到無法達成政治目標而不得不捨棄興師的念頭。²¹拒止性嚇阻通常為嚇阻國無法對被嚇阻國施予報復，所採取的手段多是讓對手知難而退的措施。

四、中共的嚇阻戰略

中共的嚇阻戰略架構在積極防禦的戰略構想之中。在共軍的認知中，「積極防禦」與「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兩者幾乎相等。「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除可反映在不同時期，其對安全環境及現代戰爭特點的新觀點，基本上它是一種「以弱擊強」、「自衛反擊」的軍事戰略作為。²²軍事戰略的設計是為政治目標及國家利益而服務，其前提是以安全環境的認知為基礎。中共軍事準則認為，「當危機和衝突發生時，國家必須運用所有方法去控制、嚇阻並延緩戰爭爆發。」²³其多面向的嚇阻手段不只包括軍事部分，還包括全般國家力量在各個層面的運用，例如政治、外交、經濟、科學與技術手段，都是為達成國家安全的目標。²⁴在論及國家戰略指導

下的嚇阻戰略，共軍是將傳統武力、核戰力部隊、太空和資訊戰力都運用於其中。中共更將上述力量的綜合使用分為三個等級：「最大限度威懾」-指以第一次大規模核打擊就能解除敵武裝力量、「最低限度核威懾」-指運用少量核子武器打擊敵方城市、「中等強度的核威懾」-指足夠且有效的核打擊力量。²⁵就傳統嚇阻理論而言，與核武、太空戰力的結合，可藉由提供所有必要之定位、目標標定、導航和天候資料，以利遂行非接觸、非線性和不對稱的戰爭。此舉亦可剝奪挑釁者想使用奇襲手段，實施攻擊的可能性。

中共的嚇阻戰略大多屬於「拒止性」的嚇阻戰略，但因其使用的仍是以核武為最後生存的武力使用，它又屬於傳統嚇阻中的「工具型」嚇阻。另外，中共的嚇阻戰略會配合其所謂的「灰色地帶衝突」戰術(Conflict of Gray Zone)，中共使用此種謀略的背後兩項因素：其一，在追求國家目標時，特別偏好使用漸進式的脅迫手段挑戰原有的國際秩序；其二，不希望冒險造成情勢的嚴重升級，而是偏好運用連續的漸進步驟，以獲取更多有利的籌碼。²⁶中共各項有目的的行為背後就是逐

21 梅復興，〈「整體防衛構想」是以小制大的可行戰略？——讀《臺灣的勝算》〉，《報導者》，2022年9月8日，〈<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taiwan-national-defense-overall-defense-concept>〉(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22 Dennis J.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6), pp. 95-96.

23 Shou Xiaosong, *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s Press, 2001), p. 149.

24 同上註，頁135-136。

25 彭光謙、姚有志，《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214。

步破壞現有規則，最終推翻廣為各國所接受的現行國際法規。因此，中共的灰色地帶衝突戰術的背後是依靠著本身強大的軍事力量，讓對手面對其脅迫壓力時，必須考慮可能遭受的後果，從而讓中共達成其政治目的。

中共近期軍事(火力)展示的嚇阻目的

中共近期在太平洋地區展開一連串的軍事演習及洲際飛彈試射，是運用嚇阻戰略的手段，針對的目標為美國及其盟邦國家，主要之目的就是要逼迫美國離開第一島鏈，以確保共軍在解決臺灣問題時，能遏止美軍的介入。近期軍事演習及火力展示之內容及嚇阻目標如下。

一、東風31-AG洲際導彈全射程的展示

2024年9月中共向南太平洋發射的東風-31AG型洲際飛彈，其為該型飛彈的升級版，至少可攜帶四枚核彈頭，是一款可作為毀滅他國的戰略性武器。該型飛彈長13.4公尺，飛彈直徑為2.2公尺，總重量為42公噸，使用三級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12,000-13,000公里，命中精度為300公尺。該型飛彈裝置有固定式(發射井)的裝置；亦有車裝運輸型或鐵道機動

型，使用具有8根傳動軸的TEL發射車，這種發射車的運載與發射過程，是運輸-起豎-發射的一體化，導彈發射筒尾部增加了橡膠緩衝墊，讓發射過程變得更為簡便，比採用拖車式發射車的東風31-A型，具有更優良的機動能力。具備快速無依託機動發射能力，大幅度提高其隱蔽性和機動性。²⁷

東風31-AG型飛彈作為中共火箭軍的戰略部隊，在國家戰略中擔任戰略前沿的防衛任務，其任務是作為嚇阻核武國家對其使用核武，確保國家最後生存的重要殺器。如同前述，嚇阻戰略是其積極防禦的嚇阻任務，也是宣示其為戰略防禦的重要部分；²⁸使用核武之前是為國家創造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功能。事實上，美國的核彈數量遠高過中共，亦具有洲際飛彈與潛射飛彈的打擊能力，這是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付中小型敵對國家實用的嚇阻手段，以逼迫對手就範。而對於蘇聯則是保持著雙方核力量的平衡，以維持全球的權力平衡。自本世紀初期，美國在核武數量及傳統兵力上優於中共，但至2020年以後，中共的軍事力量雖不能與美國並駕齊驅，但與冷戰時期的蘇聯相比實有過之，因此，中共的嚇阻戰略仍強調事後的報復

26 Michael J. Mazarr, *Mastering the Gray Zone: 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Era of Conflict* (U.S.: Army War College, 2024), p. 1.

27 〈44年來首次對太平洋發出威懾訊號 陸媒：試射型號東風31AG〉，2024年9月26日，《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926004757-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28 Joe McReynolds著，黃國賢譯，*中共軍事戰略演進(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Strategy)*(臺北：國防部譯印，2020年7月)，頁265。

手段，以警告美國不要輕舉妄動。

基於中共軍事能力的發展，其向南太平洋發射具有可攜帶核彈頭的東風-31AG型的導彈，等同告知美國其飛彈距離及核打擊能力可威脅至美國全境，能造成美國本土及人民的重大傷亡，嚇阻意味十分濃厚；其次，告知西方國家其打擊的目標是可涵蓋全球，因而任何一方意圖與美國站在同一邊圍堵中共時，其洲際飛彈可達成打擊與威懾之效。可見，中共以洲際導彈威懾美國，實為創造冷戰時期在太平洋地區美、「中」的「雙霸權」型態，建構出兩極的極力結構型態，以確定其在亞太地區新權力結構下的均勢。

二、雙航母的實兵演練

2024年10月中旬，中共兩艘航空母艦遼寧艦、山東艦於南海地區舉行兩個航母戰鬥群編隊演練。²⁹中共兩艘航母為傳統動力航艦，遼寧艦携行約15架的殲-15B型戰鬥機，山東艦約30架，雖然打擊群的戰力是以其所能發揮的空中打擊能力為主要評量其戰力的標準。遼寧艦上的艦載機起降次數約為90架次，山東艦則為140架次。³⁰雙航母的戰機總數及起降架次雖低於美航艦，但共軍海空軍載具的機電、雷達、防空、防潛能力都為最新設備，故其戰力較美軍為高。

一般咸認，美國在太平洋海軍實力是以航母的數量為主，以及由航母打擊群所展示出的海空軍兵力的投射力，作為其在該地區的威懾力量，由於美國獨有航母戰鬥群的獨霸實況，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了其政治與軍事上的獨大現象，也維護了美國在此訂定的國際秩序與規則。³¹然而，中共已俱備2-3個航空母艦，其航母艦載機的能力與數量又在中共政權強力動員下，快速研發成功並完成編組，尤其兩個航母戰鬥群同時編隊演練亦超出美軍的預想，共軍兩個航母打擊群戰力的編成，主要的目的是要向美國展示其在太平洋地區的海戰與空戰能力，足以拒止美軍對中共主權與領土的威脅。另外，中共的海軍總噸位數已超越美海軍，美軍又在全球兵力部署因而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兵力已落後中共的海軍。尤值重視的是，中國大陸的海線遠比美國短許多，中共的海軍又是以大陸東南沿海岸為主要基地，因而在海軍的作戰密集度遠比美軍強許多。可見，美軍意圖以太平洋威逼共軍或讓共軍海軍有所退讓，似乎愈來愈不可能。易言之，美軍要想從第二島鏈派兵介入臺海衝突，共軍已有能力讓美軍知難而退，它是屬於「拒止戰略」運用的範疇。

三、「聯合利劍2024-B」圍臺軍演

29 Reuters, "China's PLA navy perform first dual aircraft formation exercise in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November 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chinas-pla-navy-perform-first-dual-aircraft-formation-exercise-south-china-sea-2024-11-01/>>(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30 Reuters, "China's PLA navy perform first dual aircraft formation exercise in South China Sea,".

31 趙宏偉著，《中國外交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22年)，頁266。

2024年10月14日，共軍以代號「聯合利劍2024-B」對臺灣實施圍島軍事演習，主要針對賴清德總統於雙十國慶演講時，再次強調臺灣與大陸相互不隸屬的用詞，中共認為當前民進黨政府對「臺獨」的發展氣勢愈來愈強，因而必須發動軍事演習以警告我國政府。³²演習時間僅有13個小時，像似一場作秀表演，實際上共軍已達成所要演練的科目及預期的軍事效果，因為圍臺軍演的主要目標是為反制美國的「拒止戰略」；告知美國對共軍的嚇阻無效。中共可以迅速兵力調動並展開所要包圍的地點，已達成其軍事的目標。

美國「拒止戰略」在軍事上的反制手段；藉由聯盟國家整體的優勢兵力，採取「消極嚇阻」手段，目的是要讓共軍知難而退，進而放棄稱霸之目標。相對的，共軍反制美軍是以A2/AD的作戰概念為手段。作戰概念是以多層次防禦的方式以達成「區域拒止」之效能，中共海空軍會以維護主權為由，藉軍事演習以威懾臺灣，同時不斷擴張其兵力於第一島鏈以西地區，展示其強大海空兵力，嚇阻外國勢力

不要介入。「聯合利劍2024-B」較前次2024-A最大的不同，共軍可在短時間(據說為24小時內)調動13艘大型作戰艦，總噸位數超過30萬噸，各艦都有對空、對海、對下的作戰能力，各艦的垂直發射座共有688座，海戰之威力巨大。³³另外，海面作戰的第一線兵力共軍派出17艦4000噸以上的海警巡邏艦，以及125架各型戰機。³⁴

其次，中共的兵力運用是以海警為第一線兵力，直接針對高雄港、臺中港、臺北港、花蓮港及巴士海峽進行封鎖，共軍的機艦是緊貼我國24海浬的鄰近水域進行封鎖，阻止一切船隻進出該港或水域。另外，空軍有50架次緊貼海峽中線飛行，對國軍的挑釁意味十分濃厚。³⁵值得重視的是，共軍派出遼寧艦航母戰鬥群在臺灣東部海域警戒，目標是防止美軍從關島進出的海空軍兵力。依傳統嚇阻理論來看，由於中共不可能對臺灣使用核子武器，但具有抗擊美國傳統兵力的打擊能力；是決定美軍是否放棄「馳援」臺灣的主要因素。圍臺軍演實際上可排除與美國發生戰

32 Ben Blanchard, "Taiwan says China uses record number of aircraft in war games," Reuters, October 16,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aiwan-details-record-surge-chinese-warplanes-involved-war-games-2024-10-15/>>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33 Ben Blanchard, "Taiwan says China uses record number of aircraft in war games,"

34 〈大陸海警繞臺「劃愛心、超派也超快」 海巡署強悍示警「認知作戰陷阱」〉，《中天新聞》，2024年10月15日，<<https://tw.news.yahoo.com/%E5%A4%A7%E9%99%B8%E6%B5%B7%E8%AD%A6%E7%B9%9E%E5%8F%B0-%E5%8A%83%E6%84%9B%E5%BF%83-%E8%B6%85%E6%B4%BE%E4%B9%9F%E8%B6%85%E5%BF%AB-%E6%B5%B7%E5%B7%A1%E7%BD%B2%E5%BC%B7%E6%82%8D%E7%A4%BA%E8%AD%A6-%E8%AA%8D%E7%9F%A5%E4%BD%9C%E6%88%B0%E9%99%B7%E9%98%B1-003336423.html>>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35 〈應對中共軍事、灰色威脅 海巡最後3艘600噸級安平艦後年到位〉，《自由時報》，2024年10月20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836525>>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爭的可能，卻能制止美軍出兵臺灣的意圖。換言之，如果一方擁有報復與打擊的能力及決心，可被視為嚇阻戰爭發生的主要利器，此與是否擁有核子武器已非直接的相關要素。³⁶所以，中共的用兵舉措很明顯是告知美軍，一旦共軍對臺發動包圍與封鎖時，美軍若想介入將無法得逞，它是一種讓對手知道，若不遵照我方作法，會獲得「得不償失」的後果。

四、平潭牛山島火力射擊展示

2024年10月21日共軍於距離臺灣僅150公里的平潭牛山島舉行火箭炮的實彈訓練，其使用的是PHL16型的遠程火箭炮，射程有效距離為350公里，可涵蓋臺灣全島範圍，其精準程度可達10公尺範圍，是一款機動型、火力大、操作方便，僅須三人即可實施操作的車載火箭發射車，對於臺灣陸地上的任何基礎設施都能快速的瞄準打擊。牛山島火力射擊展示純屬傳統武力的嚇阻模式，其重點在於讓敵人感到震撼並使其放棄現有的軍事行動。³⁷

雖然，傳統武力的嚇阻效益確實比核武效益弱，但核武使用的機率又比傳統武力低，但傳統武力要達成嚇阻效果其效

能須有以下功能：能快速否定敵人的攻擊行為、直接可摧毀敵人的高度價值目標、讓敵軍知道對其報復的決心與意志。³⁸因此，傳統武力運用於嚇阻領域仍是大國經常使用的手段，尤其高性能、快速度的精準打擊武力，嚇阻效果的可信度甚至比核武來的高，因為核武使用造成的「非人道」結果，並非任何大國願意承擔的風險。

五、習近平巡視「東風-26」導彈旅

東風-26中程巡弋飛彈為超高音速的彈道飛彈，該型飛彈的射程達4000公里，其與東風-21D型為同款型的中程飛彈。在部署方面，東風-21D(射程約3000公里)部署在福建、浙江及廣東沿海為主。³⁹東風-26則作為第二線的中程飛彈，部署在安徽、江西等內陸地區。主因沿海地區的飛彈陣地容易遭敵軍摧毀，因而必須擁有能打擊更為深遠的中程飛彈發射陣地。

習近平於10月下旬視導東風-26飛彈旅，該旅擁有近60輛能携行該型飛彈的機動發射車，展示出其具備大規模對空及對海的打擊能力。⁴⁰習的視察出現兩種意涵：首先，展示中程飛彈的實力，顯現出其具備在第一島鏈至第二島鏈間的打擊能

36 陳偉華，〈論結構性嚇阻與決策性嚇阻〉，《問題與研究》，第41卷2期，2002年3-4月，頁29。

37 Ivo H. Daalder, *The Nature and Practice of Flexible Response: NATO Strategy and Theater Nuclear Forces Since 196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52-54.

38 Yu Zeyuan, "Why did Xi Jinping inspect the DF-26 brigade?," *Think China*, October 22, 2024, <<https://www.thinkchina.sg/politics/why-did-xi-jinping-inspect-df-26-brigade>>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39 〈港媒：習近平視察新型東風-26飛彈〉，《聯合新聞網》，2024年10月21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8304749>>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40 Yu Zeyuan, "Why did Xi Jinping inspect the DF-26 brigade?,"

力，由於該型飛彈為機動式垂直發射器，美軍不容易偵查其所在地，因無法立即即時打擊消滅之，勢必影響美海軍載臺在第一、二島鏈間的運動及兵力調動之困難；其次，該型飛彈為超音速是任何美軍防空飛彈系統所無法攔截的攻擊型系統。

再從嚇阻理論來看，嚇阻的使用與方法是一種藝術化的行為而非制式化的模式，因而無論是核子武器或傳統武力都僅是手段的運用而非目的。由於嚇阻及武力使用為一組矛盾的組合，但又必須同時將兩種矛盾組合傳達給對手，讓其產生心理的震撼，進而達到屈服對手之目標。所以，嚇阻若不以武力或報復手段作為後盾，嚇阻將失去其本意甚至淪落失敗的命運。易言之，嚇阻在戰略上的展現應是介於求戰與不戰之間。⁴¹

從上述嚇阻理論分析習近平所要傳達的嚇阻意涵有二：首先，中共兩層超音速中程飛彈能快速消滅美軍意圖干涉的海空軍兵力；第二，美軍在第一、二島鏈的兵力部署與調動都會受到共軍東風-21、東風-26兩型飛彈的火力控制，其對遏止美軍干涉臺灣的意圖，極為明顯。至於中共是否真的會運用傳統高效率的兵力與美軍發生戰爭，還須視嚇阻過程中雙方的進退程度而定。無論其最終結果為何，共軍已在戰略上採取先行佈局，目的在觀察美

國新政府的反應，以待後續之行動。

中共意圖改變美國介入「臺灣議題」的爭議

中共自2024年9月至11月所展開一連串的軍事演習，是要因應美國新總統上台後，可能在「對中」及「對臺」問題上出現錯誤的判斷，採取一系列的軍事嚇阻，其要解決延宕已久的臺灣問題，並且達到反制美國阻止共軍進出第一島鏈的目的。中共的嚇阻戰略與美國是否改變介入臺灣的立場，實為嚇阻者與被嚇阻者之間的實力與心理博弈問題，分述如後。

一、威逼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的矛盾

美國對臺政策是其一貫宣稱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獨、維持海峽兩岸穩定、反對任何一方面改變現狀」，此一由美國訂定的規則對美國最為有利，因為華府可同時與中共交往，又可運用臺灣議題與中共進行博弈。中共為打破由美國制訂的規則，中共不斷對拜登政府施壓，近期在臺灣問題上所運用的嚇阻戰略是一種「漸進式的威懾主義」，是中共貫用「灰色地帶戰術」的延伸應用策略；是一種具有侵略性但刻意保持低於引爆傳統戰爭的措施。⁴²美國前印太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對於中共在印太地區使用嚇阻戰略

41 Scott Sagan, *Moving Targets,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 2.

42 Hal Brands, "Paradoxes of the Gray Zon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5, 2016, <www.fpri.org/articles/2016/02paradoxes-gray-zone/>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的作法，認為中共的作法是一種極具有戰略野心的作為。他說：

「中共的行動破壞了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這些行動促使中共鄰國擴大自身的軍事能力，並尋求與美國以及彼此更強的關係。其結果可能升級到衝突。……，雖然預防衝突需要各方之間的耐心和透明度，但時間對中共有利。」⁴³

事實上，共軍在與美軍的博弈目的就是逐步破壞現有規則，最終目的在推翻美國之前所訂定的國際法規。因為在亞太地區各大國所進行的國際規範，決定性的關鍵問題並不在於何方會在競賽中勝過對方，而是看區域內的中、小型國家會否遵守由哪個國家訂定的規則。中共威逼挑戰者(美國)或美國盟邦(跟隨者)的方式，學者稱此作法為製造"動亂"(insurgency)。動亂就是以抗爭決定統治者，如此可造成平民選擇跟隨法律的爭議，並成為這場衝突的最終機制。⁴⁴

例如二戰結束美國為抵抗共黨勢力

向亞洲擴張，在第一島鏈建構的聯盟組織，都是雙邊型態而非集體形式，因為他們的假想敵人各不相同，促使美國想要達成的美日韓三國同盟的目標，威脅中共，又囿於美國可在日、韓之間左右逢源，成為東北亞地區的規則製訂者。⁴⁵中共欲打破東北亞地區的國際秩序，暗中支持北韓發展核武與傳統武力，讓南韓及日本在本世紀期為此而不堪其擾之際，於是北京政府再利用「六方會談」的多邊機制，以重新制訂新的國際規則，使其成為新國際秩序規則制訂的參與者，以達成改變原有國際秩序之目標。

同樣的邏輯運用在臺海地區，當前中共所要的目標是要美國「不軍援臺灣、『放棄』支持臺獨、支持中共的『和平統一』政策」。⁴⁶其與過去最大的不同，要求美國放棄對臺灣獨立支持的意念。中共始終相信因為有美國暗地的支持，因而在臺灣地區仍有不絕於耳的「臺獨」聲浪，為了讓臺獨聲音徹底消失於國際間，中共藉軍演向美國傳達其嚇阻之意，逼迫美國

43 Harry Harris, "Adm. Harris Issues Statement on Challenge of Conventional Hybrid Warfare in Asia-Pacific Region,"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2016), p.48.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CHRG-114hhrg99625/pdf/CHRG-114hhrg99625.pdf>>(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44 Hunter Stires著，田力品譯，〈因應中共在南海的動亂〉(The South China Sea Needs a "Coin" Toss)，《國防譯粹》，第46卷第10期，2019年10月，頁51。

45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Issue 3, October 2009/2010, pp. 158-156: 195-196.

46 Kristen Welker, Courtney Kube, Carol E. Lee and Andrea Mitchell, "Xi warned Biden during summit that Beijing will reunify Taiwan with China," NBC News, Dec. 20, 2023, <<https://www.nbcnews.com/news/china/xi-warned-biden-summit-beijing-will-reunify-taiwan-china-rcna130087>>(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作出「放棄」支持臺獨的承諾。美國一旦屈從於中共的要脅，等同破壞了長久以來在臺海問題上訂定的規則與秩序。此舉勢必影響未來兩岸情勢的和平發展，亦可能提升兩造發生戰爭的機率。

美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面對與其利益相關的國際事務大多作為嚇阻者的身分自詡，面對中共在臺灣問題上的政治表態，恐非美國所樂見尤其在軍事上所願臣服的事務。當然，美軍若以出兵或不出兵臺灣的成本計算，顯然後者是較為有利，因為美軍可以保有士兵的生命，但若不出兵或者自願放棄保護臺灣的政治責任，又會承受盟邦國家的責難。以一個交易為手段的川普總統來說，他仍然會以「對美國有何利益」，並在與中共及臺灣兩邊都進行談判及交易，從而自兩方得到利益，實對美國最為有利。因此，中共一連串的軍事演習與火力展示，最終可能演變成提高美國在海峽兩邊不斷抬高價碼的交易行為，其與中共嚇阻的初衷似乎出現矛盾。

二、嚇阻美軍介入臺海衝突的可能性

中華民國政府自1954年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來，美軍在臺灣的駐軍最高時期多達2萬多人，在北中南部設有海

空軍基地，成為反制中共共軍突破第一島鏈的重要堡壘。⁴⁷雖然，1979年美中建交以來，美軍撤離了在臺灣的海空軍基地，也廢除了兩國訂的協防條約，但是美國運用「臺灣關係法」仍然與我國維繫了鞏固的軍事合作與軍售國防武器的關係，尤其美國保證有維護臺灣海峽穩定之責。⁴⁸美國始終沒有放棄臺灣，並將我國視為與美國進行情報合作的重要盟邦。相對的，中共則將美軍對臺灣的軍事援助與合作視為反對祖國統一的重大障礙，因而在各種國際場合上不斷打壓我國的生存空間並強調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不可分割的領土，美「中」在臺灣問題的較勁不斷升溫。

美國願意介入臺海衝突的動因，與其說是為了臺海的安全與穩定而來，不如說是與中共進行軍事上的博弈而進行的軍事鬥爭。中共在這場博弈中採取的策略，是以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告知美國，在與中共的軍事衝突中可能會遭敗北的命運。中共基本上視美國為理性的決策者，因為在嚇阻者與被嚇阻者雙方在設定的理性範疇內進行交鋒過程中，從而會產生出合理的理性的戰略抉擇(rational strategic choice)。⁴⁹具體而言，中共以一連串的軍

47 Hsiao-Ting Lin, "U.S.-Taiwan Military Diplomacy Revisited: Chiang Kai-shek, Baituan, the 1954 Mutual Defense Pac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5, November 2013, pp. 971-973.

48 Yeong-kuang Ger,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22, Special Issue II, September 2015, pp. 235-238.

49 James D. Morrow, "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 Signaling, Commitment, 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2-114.

演與洲際飛彈試射，在美「中」博弈中亮牌，習近平主要向拜登表達「是否要改變支持臺獨的主張」⁵⁰，實際上是要傳達目前的主張給即上任的川普政府。

另外，中共對美國的軍事嚇阻，係建立於行為主體(actor)已經具備對共同規則的認知，也對彼此間之訴求(preferences)非常瞭解，因而能在彼此的戰略對話中，判斷對手的思考及發展出各種不同的選擇模式。⁵¹然而，美國是否會因中共的軍事嚇阻感到畏懼而退縮，則須視其退縮可獲得何種代價或獎賞多少而定。美國新任的總統川普是位商人也是個交易型的領袖，他對於與其他國家的談判喜歡運用交易的方式，以達成對美國最為有利的主張。中共對美國一連串軍演並不是要讓美國確信中共有能力足以一舉癱瘓美國，而是要製造一場大型的交易，使美國知道出兵保護臺灣所付之代價，遠低於與中共達成其他方面的妥協與可獲得之利益。

三、中共軍事威懾的效益問題

從嚇阻的概念分析，嚇阻應具有明

顯的目標且必須有所針對性的主題，亦即嚇阻者對後續可能引發的衝突與後果，通常必須很明確的告知對手，從而可與被嚇阻者產生戰略上的互動或溝通。從本文推論得知中共嚇阻美軍是為達成以下三項目標：告知美國共軍已有能力制止美軍干涉臺海軍事衝突；脅迫美國「放棄」支持臺獨的政治立場；傳達「戴維森窗口(Davison Window)」實現的可能性。⁵²其實三項目標都是在傳達給美國新政府對兩岸問題，不要作出錯誤的判斷。

如同前述中共所嚇阻的對象是全球軍事與經濟排名第一的美國，即使中共所要達成的嚇阻目標並非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利益，但美國可能損失其在盟邦國家中的信譽，最終讓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下降。因此，嚇阻理論強調嚇阻者與被嚇阻者都是理性的假設，已出現所謂理性的內涵以及相對利益的認知差異問題，畢竟物質利益與聲譽的利益無法進行比較，而傳統的嚇阻所著重的多是物質利益，顯少提及聲譽、影響力的得失問題，從而簡化了決策者在作理性判斷時的標準，卻往往

50 Trevor Hunnicutt, Laurie Chen and Yimou Lee, "Exclusive: China's Xi pressed Biden to alter language on Taiwan," Reuters, October 29,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s-xi-pressed-biden-alter-language-taiwan-sources-say-2024-10-29/>>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51 James N. Rosenau and Mary Durfee, *Thinking Theory Thoroughl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11-13.

52 「戴維森窗口」是前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Scot Davidson)所提出的警語。他認為中共在2028年已具備犯臺的能力，而且會讓美國在「知難而退」的狀況下攻陷臺灣。See, Noah Robertson, "How DC became obsessed with a potential 2027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Defense News, May 7, 2024,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24/05/07/how-dc-became-obsessed-with-a-potential-2027-chinese-invasion-of-taiwan/>>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造成以非理性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中共判斷川普是一個交易型的領袖，其重視的物質與金錢上的交易模式，⁵³可能不會像似拜登總統所強調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議題，因而可傳達中共軍事強盛的一面，進而達成運用物資或金融上的交易。此種思考似乎代表著美國的聲譽、影響力也可以價錢的高低作為交易品。易言之，中共的嚇阻與川普的交易代價實難預測，雙方仍會慎重判斷、研析彼此的政治意圖、對價關係、及意識型態的認知，較能理解中共「拒止性戰略」的運用邏輯及效果。

四、運用「獎勵性嚇阻」意圖改變「既定事實」的風險性

早期軍事嚇阻是建立在以核武為核心的軍事能力上，藉由讓對手造成心理失去平衡狀況下，脅逼對方屈從在我方的意圖之下，然而受核子的殺傷力過於不仁道，以及擔心可能引發核戰爭的風險，致使以核威脅甚至以武力為主要的嚇阻手段漸漸不被嚇阻者愛好，相對的附帶有罰與

獎勵措施的嚇阻手段，漸漸讓各國願意接受。此一類型的嚇阻目的，建立於嚇阻者為防止被嚇阻者採取冒進的軍事行動，藉提供某些實質利益或酬庸，讓被嚇阻者願意維持現狀。⁵⁴例如美韓於1994年簽訂的「框架協議」⁵⁵，美國允諾提供北韓政權糧食與燃油，以換取北韓停止發展核武。⁵⁶然而，此種嚇阻也可能因某一方提出變動原先所談妥之條件，進而讓獎勵式的嚇阻遭到失敗，例如北韓至1998年因不滿美國所付之補償不夠而撕毀協定，造成美、朝關係出現緊張，北韓再次重啟核彈研發。⁵⁷

秉此，中共為了防止美國可能以軍力介入臺海衝突，因而採取一連串的軍演與戰力展示，是一種拒止性嚇阻，但川普政府所要的，端視中共能提供多少的「獎勵」，此種交易的獎勵品或許不是金錢，而是另外一種地緣政治的交易，例如可能要求中方停止與俄羅斯的軍售與軍事合作協定，目的可能是為拆解「中」俄之間的軍事合作，⁵⁸以利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

53 Stewart M. Patrick, "Trump and World Order: The Return of Self-Hel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7, pp. 52-53.

54 "Air Power and Coercive Diplomacy," *Pathfinder*, Issue 177, May 2012, <<http://airpower.airforce.gov.au/APDC/media/PDF-Files/Pathfinder/PF177-Air-Power-in-Coercive-Diplomacy.pdf>>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55 「框架協議」簽訂後，美國雖對朝鮮提供了糧食與能源，但仍拒絕解除對朝鮮的經濟制裁。朝鮮也開始懷疑美國對朝的真正意圖，是希望藉由經濟制裁使朝鮮快速解體，從而吞併整個朝鮮半島。因此，在1998年朝鮮試射導彈，美國向朝施壓的同時，日韓兩國協調推動對朝政策，旨在分階段限制朝鮮的核武發展的建議。

56 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遠景季刊基金會》，第20卷第3期，2019年7月，頁112。

57 金祥波，《朝鮮對外戰略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7月)，頁178-179。

益與佈局。換言之，嚇阻的對象是人，作為商業領導型的川普而言，對手最為在意的事務，往往可以提高價格進行交易，此種模式最常見於密祕外交的妥協高程。例如1939年，希特勒與蘇聯達成祕密協議，以德蘇共同瓜分波蘭為獎勵品共同簽訂「德蘇友好條約」，目的是為換取德國發動對英法攻擊時，蘇聯保持中立。⁵⁹相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卻同樣證明以妥協或交易造成的事實，其風險性與災難性非常之高，也相對說明了嚇阻者以非正常手段（例如密祕外交、綏靖妥協、…），所造成的事實往往充滿了不確定的風險性。

結 論

中共採取一連串的軍事演習，意在威懾美國不要在臺海問題上多加干預，甚至要求美國放棄支持臺獨。美國作為被嚇阻者並接受中共的政治要求，其最大的損失是失去了亞太地區盟邦國家對其之信任。表面上看，美國退出第一島鏈似乎並無實質的經濟或軍力損失，但究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美國的損失巨大。因此共軍對美國傳達的威懾概念，關乎的是美國作

為霸權國的名聲以及其影響力下降，而上述兩項卻是傳統嚇阻戰略所沒有涉及的項目。雖然，嚇阻理論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重要理論，但過分偏重物質層面的利害關係，疏忽掉影響力等非物質層面的因素。

眾所皆知，嚇阻的最初理論是建基於核子武器的報復能力，以及可能對敵方造成多少的心理震撼，從而達成嚇阻者的意圖與政治目的。因而從1950年代起，美蘇都不斷研發與製造大量的核子武器及發射載台，作為威脅對手的利器，嚇阻理論也隨著雙方的武器與載台的發展，先後有「大舉報復」、「彈性反應」、「相互保證毀滅」、「星戰計畫」等嚇阻理論。80年代後嚇阻的範圍由軍事擴溢到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嚇阻也不單純是嚇阻者與被嚇阻者之間的單向關係，而是呈現雙向或多向的互動。嚇阻的手段也從純粹的懲罰性增加了附帶有獎勵式的手段，使得嚇阻理論的發展出現「制止式嚇阻」與「懲罰式嚇阻」兩種，但不論何種型態其概念仍脫離不了「武力的『可能』應用」及「『預期』達成屈服對手的效

58 「聯俄抗中」是川普的重要地緣政治策略，因而作者預測川普為讓中俄之間仇視，很可能是以犧牲臺灣作為代價。參考〈美聯俄制中烏克蘭成祭品？綏靖政策恐衝擊美國國際地位〉，《雅虎新聞》，2024年11月13日，〈<https://tw.news.yahoo.com/%E7%BE%8E%E8%81%AF%E4%BF%84%E5%88%B6%E4%B8%AD%E7%83%8F%E5%85%8B%E8%98%AD%E6%88%90%E7%A5%AD%E5%93%81-%E7%B6%8F%E9%9D%96%E6%94%BF%E7%AD%96%E6%81%90%E8%A1%9D%E6%93%8A%E7%BE%8E%E5%9C%8B%E9%9A%9B%E5%9C%B0%E4%BD%8D-073158333.html>〉（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8日）

59 Alvin Rubinste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143-144.

果」，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力。然而，「可能」、「預期」仍由嚇阻者及被嚇阻者的決心與理性算計而得，此種非量化的因素仍對嚇阻的成功與否，具有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中共近期的軍演及火力展示，主要是向美方傳達其有能力對美國本土實施報復性的打擊，尤其向南太平洋試射東風-31AG洲際飛彈，此種型態的嚇阻屬於「拒止性嚇阻」力量的展示，目的是要美國不要對中共軍事實力作出誤判。由於，臺灣問題始終是美中大國博弈的核心議題，中共又將美軍可能介入臺海可能出現軍事衝突的狀況，因而進行「聯合利劍2024-B」與「牛山島火力展示」，甚至習近平公開視察「東風-26型」飛彈基地，其目的都是要傳達給美軍，若從第二島鏈的美國基地向第一島鏈前進過程中，美軍可能會遭受到極為嚴重的海空軍兵力損失。中共的嚇阻模式仍是屬於「拒止性嚇阻」，主要是讓對手經過仔細算計代價與成本後，再考慮其是否要介入。中共的手段甚為明確但所可能獲得之結果恐非如其手段般的簡單。因為美國對臺海衝突所要獲得的成果，並非只有軍事領域，更大的目標是要利用臺灣問題削弱中共的實力，所以中共的「拒止性嚇阻」戰略可能出現「手段」與「目的」無法相互配合的結果。

最後，本文認為從嚇阻理論研析中共對美國所傳達的警告信號，原意圖是

希望讓美國改變其政治或軍事立場；從「不」支持臺獨到「放棄」支持臺獨，以及讓美軍出兵介入臺海衝突，因可能出現巨大傷亡的顧慮下，放棄使用武力。事實上，軍事力量展示所能傳達的嚇阻意念，不能完全包含更高或更多的政治層次，因為在當前國際環境與氛圍下，美「中」使用核武作為報復手段的機率甚微，但在外交、經濟、科技的競爭仍然存在，美國希望獲得的各項「需要」都與其政治的退讓(例如放棄支持臺獨)緊密相連。可見，中共向美傳達的信號最多只是讓美國明白，用軍事干涉臺海衝突問題，可能受到重大損害，至於是否放棄不以軍事力量干涉臺海衝突，可能需要進行更多在政治、外交等領域的交易，而非單純以嚇阻方式即能達成之目標。

作者簡介

洪銘偉上校，國防大學戰爭學院109年班，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上校研究生。

